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非物質文化遺產紅梨再現 · 陳家毅

任白戲寶《蝶影紅梨記》在香港重演，令我目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次再生，也將星洲童年時光倒流……

我已有好一陣子沒到香港。這次因為公事赴港數天，湊巧遇上任劍輝、白雪仙戲寶《蝶影紅梨記》翻新作盛大演出。戲曲，對我這門外漢而言，肯定是霧裏看花，掛一漏萬。粵劇，因為童年時耳濡目染，像我這樣年紀的坡仔（港人給我們親切俗稱，以現在年齡該稱為「坡佬」甚至「坡伯」了矣），大多還能哼一兩句，尤其耳熟能詳的《帝女花》和《紫釵記》。好心的朋友在最後一分鐘還得以尋獲一張戲票給我，冥冥中彷彿千里迢迢趕來與它相會。劇場中朋友關心地問：你熟悉這戲目？聽得懂粵語的對白麼（僅唱詞的部分有字幕）？尷尬的答案是：不太記得也。還好，靠猜。

可是黑暗中觀劇，奇異感覺降臨的那一刻我來不及告訴他：當梅雪詩扮演的謝素秋移步窺探酒後沉睡、陳寶珠反串的趙汝州時，舞台布景和古代服裝縱然鮮艷華麗照耀在燈光下，我腦子裏不知不覺自動浮現的，卻是個黑白的場面，眼前人物還要是

任劍輝與白雪仙。似曾相識的《帝女花》強烈之感，在最後一場氣氛熱鬧眾星齊聚的「大團圓」，又波濤洶湧般拍進腦岸——星洲童年故居的下午，黑白電視屏幕播放著這齣戲的電影版本。冬眠的記憶，原來一直完好無恙隱藏在腦子裏，並未隨時間湮滅。除任白二人猶歷歷在目，還有大老倌梁醒波、靚次伯，他們獨一無二的唱腔驟然又迴響於耳邊。

離港那天在機場便利店隨手買了本《明週》，機上翻閱到有關昨晚演出的讚美報道，少不了還穿插了幾則花邊新聞：演小生的陳寶珠「因坐骨神經痛致腳部不適，演出時又會有跪地的場面，所以在下午做完針灸才裝身預備演出」，花旦梅雪詩也「有輕微感冒……有點兒咳嗽」，方明白前一晚的演出她顯然在「假戲真做」，當場抹的是真鼻水。我掩頁時暗忖，她倆年紀少算也應該有七十開外（任冰兒也



■《蝶影紅梨記》在香港重演：重製戲台上的愛恨熱鬧，像蝶影般飛百般不易捕捉，白雪仙（中）和團隊讓《蝶影紅梨記》再次美麗重現

產捲起袖子就做。對要保留的古物引經據典，古建築風格屬哪個朝代、紙上策劃搬磚移石、而後照原屋粉牆刷漆、哪條橫樑該回歸哪個位置……相較起《蝶影紅梨記》的要將意念中理想的戲曲再現，實物實體的建築安排甚至重建著實容易多了。

星馬無不街巷通行。小思近編的三冊《香港文化眾聲道》讓我們再次「看見香港」，和當年我們都仰慕的香港文化（包括同樣重要的次文化）。曾幾何時，因政治（如新加坡八十年代開始強執的「去方言」政策，如香港回歸二十年，忙於應對和適應）與其他種種因素，星洲與香港這對「雙城記」，業已各自漸行漸遠。

據紀錄，《蝶影紅梨記》初次完稿於一九五七年，距今正好一甲子。電影版在一九五九年開拍，曾經過劇作家唐滌生的修飾，使情節更合理細部更臻完美。唐滌生真是個奇才，在忙亂、商業味濃的舊香港，為任白「仙鳳鳴」劇團編寫的粵劇無不膾炙人口，其中一些曲調連小孩兒也能朗朗上口。文詞高雅卻又能普及大眾，誠屬難能可貴。可惜唐滌生短命，等不及電影版的《蝶影紅梨記》上映，在開映的前一天便與世長辭了。

《蝶影紅梨記》從舞台（五七年）到電影（五九年）到這次在香港文化中心中心的再演，策劃者也曾是首演者的白雪仙，在唐滌生冥壽百歲（他生於一九一七年）之際，總結了原創者改寫劇本的心願，並且終於能夠讓它在舞台上亮麗重來一次。雖然這彷彿遲了好幾十年，雖然白雪仙也明白，在七月底戲落幕後瞬即又逝，可是她的視野、恆心和執著，教人感動，且對她加倍地肅然起敬。

新版美麗的《蝶影紅梨記》製作嚴謹，籌備工作細密，報章和演出的場刊已有詳盡介紹，這裏不再贅述。它令我親身目睹見證到的是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次再生，將既往的一段時光倒流回來。我們搞建築的，習慣對建築文化遺產捲起袖子

星馬無不街巷通行。小思近編的三冊《香港文化眾聲道》讓我們再次「看見香港」，和當年我們都仰慕的香港文化（包括同樣重要的次文化）。曾幾何時，因政治（如新加坡八十年代開始強執的「去方言」政策，如香港回歸二十年，忙於應對和適應）與其他種種因素，星洲與香港這對「雙城記」，業已各自漸行漸遠。

星馬無不街巷通行。小思近編的三冊《香港文化眾聲道》讓我們再次「看見香港」，和當年我們都仰慕的香港文化（包括同樣重要的次文化）。曾幾何時，因政治（如新加坡八十年代開始強執的「去方言」政策，如香港回歸二十年，忙於應對和適應）與其他種種因素，星洲與香港這對「雙城記」，業已各自漸行漸遠。